



花中歌声

□ 马力

陶然亭西湖岸上,有个月季园。一丛丛月季花栽在一块隆起的平地上。四边围了栏杆。要迈过一段石阶,才能进到园子里。

东北角的灰色墙面,满是爬藤。花叶之密、茎蔓之韧、卷须之细,大可拼出好看的图形。垂吊的叶片,形宽,分出三个尖,边缘如锯齿;天暖时绿得让人喜,天冷时又黄得叫人怜。这会儿,没等雪落下来,纷错的丫杈已耐不住寒风的狂摧,叶子掉了,只剩它贴墙匍匐,犹似失去弹性的筋脉,无力地伸缩。僵硬的线条随势盘曲,一如飘逸的纹理。我像在看木刻。

交藤残了,秃了,也不该冷落它。

这叫什么植物呢?跟好几个人打听,闹了半天,就是爬山虎!

墙边砌了一圈一尺多高的台子,上头安了厚实的木板,平平整整。常有老头儿、老太太坐着晒太阳,身下像有张矮凳,舒坦!坐累了,起身踢踢腿,扭扭腰,很得劲儿。过得滋润,人也命长,活个七老八十,不在话下。

正当年的父母推着小车来了,车上的孩子冲着脸生的爷爷奶奶们咧嘴角。遛鸟的,也打这儿过。全是闲心不浅的主儿。

阳光下,一幅暖心画。

园子里有人唱歌。人是老人,歌是老歌。老吗?在他们心里,自己和唱的歌,永远“年轻”。

月季花红的时节,我常来听歌。

挺着一棵松。虬枝横斜,覆出一

片荫。聚在下面的人,几十位,多是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。有的用墨镜来遮眼角细密的皱纹,仅为不显岁月的印痕。可是呀,注视了一刻,并不能看出精力的衰退。

他们在谱架前站定,等待前奏悠悠响起,等待指挥的手臂向半空挥动,好似静候庄严的仪式。开口,一双眼睛专注地盯在歌谱上,生怕唱错一个音。出自胸腔的,全是随曲调涌动的深情。唱歌,让他们无暇留意身体的疲弱,至少能够延缓老化的过程。

唱惯了,这些人更依赖歌曲。唱了一首,又唱一首。每唱一次,对歌词更深的理解即化作新的感悟。这种感悟,祛除牵缠的杂念,护佑他们成功度过晚年时日。“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广泛又浓烈,而且你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,那么你就不必去考虑你已经活了多少年这种纯粹的统计学情况,更不必去考虑你那也许不很长久的未来。”罗素的这番谆谆之言,实在是“源于经验的智慧”。因歌曲的陪伴而觉得快乐的老人,受到良好情绪的支配,身心一定是健康的,如同恢复了青春。

从冬转到春,月季花悄悄喷出艳彩,他们唱;从夏转到秋,月季花渐渐失去妍容,他们还唱。谷建芬的《清晨,我们踏上小道》,要唱;施特劳斯的《当我们年轻时》,也要唱。混声四部合唱,听上去最有气势,感染力也最强。变化的和声,丰富了蕴涵于歌中

的欢乐主题。明朗的基调在空气里缭绕,每个人都迎向春光。

熟得不能再熟的歌,他们一遍遍地唱,一次次地体味作品的神采。萧伯纳的那句话恍若萦纤耳畔:“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。”歌曲巨大的内在力量,让这些老人眼前一片光明。这种美妙的感觉,也曾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出现。时间是看不见的雕刀,把生命历程刻在心上。他们在歌声中回到从前,思绪同时陷在往事里。过去的日子,有泪也有笑。身多阅历,固然使性格持重,却无法阻抑情感的风暴卷过心灵的旷野。

一张张挂满沧桑的脸庞,吸引着四旁的人,不光从音色和声中欣赏演唱技巧,更是走进完全陌生的内心,体味不同的人生滋味。

唱歌的老人们相信,歌曲的魅力同样会传递给新的一代。这种念头,得到了真实的证明。有青年人寻着歌声来了,停住步子,听上一会儿,品着跟流行歌曲不同的味道。那一刻,满眼盈着光。

生活是明亮的。

金秋里,一个好天气。谷建芬来了,来听花丛中的歌音。日光下的花影,映上她含笑的脸。听到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时,轮椅上的她轻轻挥动细瘦的双手,一下一下,和着自己谱出的节拍。这首歌诞生的年月,她和眼前这些唱歌的人,韶华未逝,都是“八十年代的新一代”。没有昂扬的心魄、风

发的意气,不会产生这般明快的节奏、清新的歌调。

多少人追想起亲历的时代!回顾与怀恋中,歌声正响过波光摇闪的湖面朝高处袅绕,传得很远,晴蓝的天空接纳了它,一直送到云里去。倾注感情的旋律,好像不是来自作曲家,而是从歌唱者的胸膛奔淌而出。

谷建芬的心上,新的灵感仿佛再次降临。灵感时常于无意中闪现,而这恰在创作激情涌来的前夕,尽管艺术家未必有所准备。

围簇的人们,盼她谱出新的歌。

宋人咏月季,有“一从春色入花来,便把春阳不放回”之句。花间的歌声一响,在老人们心里,不放回的,更有如梦的芳华。

这些老人,不因容貌苍老而慨叹,只寻求在年华中永驻的东西——常青的生命之树。一旦如愿,他们就立于时光之上,并拥有理想的人格。

动情的歌声,让我领悟超越音乐的寓意。

合唱宛如河水。自源头流出时,河身那么狭窄,水势那么平缓。它热烈地向前奔泻,穿过幽谷、深涧,不断迎来汇入的泉溪。新的接纳,使河身一天天宽展,水势一天天沸荡,两岸景观也一天天宏壮。从单声部朝多声部的移变,呈现的正是这一演进轨迹。更喻示命运的波折与起伏。

从歌曲中获得欢情的人,他的心必定和音符一齐飞翔。

雪“印”西安

□ 刘 潇

西安美景出“长安”。不错的,初雪飞舞中,一夜间,西安便拓上“长安”印了。

凭窗远眺,厚厚的积雪遮蔽了色彩,跃入眼帘的是朴素的线条。雾凇沆砀,空气通透,天地不染杂尘,黑白素色让心情宁静安然。白的是屋顶,是树冠,是蓬松如白云般的雪地。黑的是房檐,是屋脊,是挺立的灯杆,是塔顶站立四望的鸟雀。还有一抹红,是点点灯笼,是宫墙门阙,是花园里满树绒白映衬的朵朵梅红。

千年古长安,大雁塔总是亲吻天空飘落的第一羽雪花。这座高约64米的佛塔,自唐代便矗立在城南,每迎雪花飞舞,落琼拂塔尖擦身而下,塔基四周就砌起厚厚的玉盘。盘中的砖塔像一枚端正的印章,蘸一抹曲江水,在芦絮飞舞的大慈恩寺里盖下工整的唐楷。大雪中,曲江池被封印了,悄然蒙上乳色毛玻璃。池周玉树低垂,晶莹剔透,在水岸交融处,楼下一道曲折蜿蜒的深色轮廓。

寒风过处,清冷空阔的云中传来钟声,祥和厚重,悠悠扬扬,荐福寺的雁塔晨钟鸣起来了。雪絮飘扬,小雁塔的檐头为它们提供了寄留的蜗居,塔就装上了骨瓷顶子。塔下的石马、石狮、石人,戴上白白的绒帽,披上白围巾、白坎肩,盖上厚厚的白毡,默默守望着风雪长安城。比起大雁塔的方正,小雁塔竖起飘逸的印章。它挥洒俊秀的行草,活泼流畅地记录了荐福寺千百年的枯荣历程。

是去护城河内研墨吗?有城墙挡风,有城壕御寒,有玉雕石栏守望,有两岸堆银砌玉的护佑,河水几要封冻,水面似乎凝固了。琉璃深处,有红黑鲤鱼影影绰绰,慵懒浮动。城墙望不到尽头,冷冷的瘦。高墙上,落羽塞空染口,在凹凸黑痕勾勒的晶莹后边,散着三五成群的游客,有人手托望远镜眺望,像守城的士兵。不经意撞得一团白滚下,在粗糙的墙体上磕碰得银星四溅,碎成玉沫玉屑了。串串灯笼白了白项圈,悬在象牙镶边的黛色玉墙上,耀着闪闪火红。

城门洞里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,行人少了许多。车辆喷着白气缓缓游走,有骑行者出城拐弯时车轮侧滑,像骡马打了绊子,脚一点地,身后留下歪歪扭扭的车轮印。步履嚓嚓,一行人走进城门,黑氈,棕裘衣,白羽绒服,犄毛长领包在头上,只露出高高的鼻梁,笑声带着异域的风韵,一开口,面前就罩起了白雾,眉毛也挂白了。身披塞外寒光,一路风尘,他们是穿越大漠沿丝绸之路而来吗?身后似乎拖着长长的驼铃声。

白琥珀包裹的四围城墙若是一张书案的边缘,城里的纵横街道就是一幅白绢上布格的暗格。“书案”正中,钟楼四平八稳地端坐,像一块秦篆印章。上下一白中,大街小巷里的楼阁就如盖下的篆体印记,姿态优美,瘦削峻峭,整齐划一。

与钟楼相望,长形的鼓楼就是一方厚实有力的汉隶印章,雄浑、质朴,在银装素裹的街巷间,为食客指路。雪絮飞扬的天气,是舌尖的节日。汤锅已揭开了,腾腾蒸汽融了屋檐下的冰溜,水珠嘀嗒,不经意砸在寻找美食的人脸上,脖子一缩闪在旁边,抬头望一眼,抹去挂在鼻尖的冰凉,一头钻进热浪中。店里,热腾腾的羊杂上来了,羊血饅烙上来了,羊肉汤上来了,牛肉泡馍上来了……就一碟糖蒜等小菜,再来一勺红辣椒,吃客们头上也蒸起了雾气,解开扣子,大快朵颐,酣畅淋漓。

玉树琼枝,城南大兴善寺院中的老柏树愈见苍幽。浅晶封湖,城西昆明池上汉武帝的水军训练收兵了,船械入库,号子声似在风雪中萦绕回旋。骨雕冰砌,城北未央宫殿堂内的丝竹歌舞已歇,袅袅余音弥散在漫天芦絮中。冰水笼寒,城东广运潭上唐玄宗主持的漕运船只大赛落下帷幕,喝彩声仿若氤氲在晶肋玉树间。琼楼玉宇,皑皑终南山俯瞰着雪天的西安,是“长安”,是一帧素雅的水墨,线条简洁却美不胜收。

一朝西安雪,“长安”醉人间。雪印“长安”,美景西安。

梵净山登顶记

□ 黄骏骑

游梵净山,是贵州行的最后一站,登红云金顶是高潮。

梵净山位于贵州东北部,高耸,苍翠,幽静,圣洁,云雾缭绕,宛如仙境,被誉为“名岳之宗”,尤以最具代表性的山石景观蘑菇石、红云金顶著称于世,令人向往。

我们去时正值国庆长假前夕,景区入口处人潮涌动,人声鼎沸。进山须在山上预约,按序号分时段进入景区。我们坐着观光车,沿盘山公路环绕而上,漫山松林叠翠,遍野竹影婆娑,展现出千姿百态的姿容,不时还可以看到猴子等野生动物。

下了索道,开始登蘑菇石。登山 的 1400 多级台阶由木板架成,踏上去富有弹性,缓冲平台设计科学,爬起来显得轻松。老伴望而却步,花了 500 元用滑竿抬着,“潇洒走一回”。我中途很少休息,一口气登上蘑菇石。举目四望,一组石柱犹如一朵硕大的蘑菇,高高耸立在山岭之上。更为奇特的是,那石柱似一摞摞书本,被人们称为“天书”。传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返回时,所骑的白龙马穿云破雾,前蹄猛地触及梵净山,落下一叠经书,留存至今。美丽的神话传说,让人浮想联翩。走近细看,原来是砂质板岩和石英砂岩的方形石柱,上大下小,由一正方形巨石错位覆盖在另一长方形巨石上,看似摇摇欲坠,却顶天立地,巍然屹立亿万年。观之,无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。

在蘑菇石下方的平台吃过午饭,稍事休息,养精蓄锐,开始登顶。红云金顶,因其晨间常见红云、瑞气环绕而得名,海拔 2336 米,从峰脚到峰顶垂直高差 94 米。远眺金顶,恰似农家蒸饭用的甑子,又像云海中高耸起的一个巨大惊叹号,奇险无比。登顶仍须预约叫号,起初一段上坡路较宽,愈往上愈狭窄,只能容一人通过。每通过 10 人,便有工作人员站在路中间把守,待前面的人爬了一程才予放行。及至后来,须由右侧绝壁

上凿出的狭窄石磴,借助铁链,手脚并用才能攀缘而上,十分惊险。靠着年轻时进山打柴练就的“童子功”,加之轻便的旅游鞋给力,我爬起来倒不觉得怎么吃力,只是两只新手套很快就被铁链磨破了。有人想打退堂鼓,上面的景区值勤人员就大声喊着“向上爬,莫回头,快加油”的口号,登顶的队伍也同时喊起来,一时间,声音在山谷里回荡。南岳衡山半山亭有一副名联:“遵道而行,但到半途须努力;会心不远,要登绝顶莫辞劳。”用在这里,也十分贴切。其实,回头路是走不通的。几段陡峭笔直的天路,逼得你不能停,因为下面的人头几乎顶着你的后背。尽管素昧平生,但大家相互鼓励,遇到险处,还会伸手拉一把。“真不可思议,当初这条路是怎么修上来的?”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,我一边爬,一边想,约莫个把钟头,终于顺利登顶。

有人说,红云金顶是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的“聚景盆”。登上一览,果然名不虚传。那高耸的石柱在云海雾海中屹立于群山之巅,上指苍穹,下临深渊。正中有一条幽深的峡谷,将金顶一分为二,名曰金刀峡,中有天桥相连。左右各有庙,还有“万卷经书”“金盆洗手”等景观,令人目不暇接。流连峰顶,只觉透心的清爽与舒畅,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

“老爸是今天登上金顶的人中年纪最大的!”看着毫无疲态的我,孩子笑着说。身旁的游客询问我的年龄,我笑着作答:“昨天过了 73 岁生日,刚进 74。”他们纷纷向我伸出大拇指。

